

● LANJIAN TANGQUYIZUOPINXUAN

# 蘭建堂曲藝作品選



河南人民出版社

蘭建堂曲藝作品選

國潮風雅範風格強進，林林總總一箇新穎，藝術精神  
時，巧詩妙語，來賓觀瞻感嘆潮人精誠圖新，經十年一，旋  
也，都顯潮風範，但注家揮毫亦品第，一試新貌，國華歷  
出而新風範，出而新風範，不似舊貌，新風範，新風範，新風範  
，來賓觀感，新風範，新風範，新風範，新風範，新風範，新風範

(豫)新登字01号

**兰建堂曲艺作品选**

著 者 兰建堂

责任编辑 任 骋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南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6.25印张 100千字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ISBN 7-215-02978-6 / I·395

定价：4.90元

# 序

南 丁

兰建堂来信，要我为他的曲艺作品选作序。想了想，倒真有些话想说。

建堂1941年出生于曲艺之乡南阳县，1956年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7年发表处女作《接大妈》，至今已发表曲艺作品二百余万字。早在196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出版过他的曲艺作品选集《夺算盘》。六十年代时，他的曲艺段子《女货郎》、《喜相逢》、《两相宜》等，为曲艺团队广为传唱。新时期以来，他的坠子书《请厨师》、《庄稼筋飞车抢财神》在河南省获奖，三弦书《王铁嘴卖针》获全国新曲目比赛创作奖。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过《兰建堂曲艺作品选播》的专题。他的《女货郎》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曲艺卷》。他的名字被收入《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建堂确是一位卓有成就颇具影响的曲艺作家。

他的创作当然也经历过曲折。“文化革命”中他被造反的人们列入另册。七十年代初他重新执笔创作发表作品时，又被指责为

写中间人物搞文艺黑线回潮。他在这些曲折中，锻炼得思想更加深沉，感情愈益丰富，视野更加开阔，艺术日益成熟。新时期以来，他的创作从早期的“媳妇婆婆、针线筐箩”的框子中解放出来，在较为广阔的天地里驰骋，一发而不可收。

与建堂同在南阳县的散文作家周同宾有篇文章说，建堂与曲艺创作结下了终生之恋。同宾此话说得好极。我略作阐释，考察建堂曲艺创作的题材主题感情思想后会发现，他是与他的乡土他的父老乡亲结下了终生之恋，曲艺创作只是他的这种恋情的表达方式和服务手段。

这种表达与服务当然并不简单。说唱文学，顾名思义，是能说唱的文学，说唱艺人能琅琅上口能说能唱，能使乡村集镇的各类听众入耳入心，能成半日成半夜地吸引住他们如醉如痴地坐在并不舒服的板凳上惬意地动情地听，这就要真本领真功夫，自有其说唱文学本身的艺术规律在。

写到这里，定格在我记忆里的两个镜头不由地浮现出来。

其一，三十年前的夏天，我在大别山区采访，那个夜晚住在新县箭河公社塔尔岗村。安置我休息的屋子临村街，高大凉爽，不用到户外乘凉了。我用凉水擦洗了疲累，

就着煤油灯翻了会儿过期的报纸，就钻到帐子里去睡。村街上静悄悄。说不清是我睡了一觉醒来听到了那琴声和说唱声，还是那琴声和说唱声将我唤醒。有微弱的光从糊窗纸透进屋里来，就也忍不住去村街上看热闹。几十号人坐着自带的小靠椅小板凳，凝神静听那艺人的说唱。那艺人面前有张桌子，桌子上点燃盏灯，还有个茶瓶，一个茶缸，茶缸里的茶在冒着热气。是个失明的艺人。这位失明艺人全神贯注自拉自唱，琴声悠扬，说唱铿锵。这情景记得清晰，说唱的什么段子倒记不真切了，仿佛是包公或是杨家将。

其二，二十一年前的春天，我在伏牛山区西峡县蛇尾公社小水大队下营村插队落户期间，县里要我帮他们搞一个反映8.75毫米小电影在西峡山区普及情况的幻灯片脚本。这样，我就有机会与县电影队的同志们一起将西峡山区转了个够，于是就写出那脚本《踏遍青山——8.75在西峡》，还写了两首插曲的歌词。有一个夜晚，我们正为忙活着这个《踏遍青山》，从一个公社赶到另一个公社去，在路途中看到长长的一行火把在河的那边的山路上移动，然后又是一行长长的火把在相随着前行，黑夜里这移动前行的火把的队伍甚是壮观动人。同行的电影队的同志告诉我，那是人们去看电影。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两个镜头都有诗意。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两个镜头使我深切地感知到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面对农民的这种渴求，我们这些被称为提供精神食粮的人作得如何呢？这问题不时在灼痛着我。

1990年春天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做着河南省文联的主席和党组书记，曾率省文联的几位同志在南阳地区考察文学艺术创作的情况。在南阳县时和县委的同志一起座谈，县委的同志不无骄傲地谈到他们南阳县的作家兰建堂、周同宾、李克定诸位的创作贴近农民生活反映农民苦乐为农民喜闻乐见，学着走的是赵树理的道路。我当即表示赞赏南阳县委的同志对他们的作家的这番评说。我知道是那两个定格在我记忆里的镜头在支撑着我的赞赏。

在兰建堂曲艺作品选出版之际，我十分愿意重复1990年春天时在南阳县委同志座谈会时我的赞赏。这是因为，在如今一片港台歌声在到处卡拉OK（有人已经担心如此卡拉下去未必OK）的情景中，兰建堂曲艺作品选的出版，有其特别的意义在。

最后，还要说几句。这本作品选的出版得到生产胶合板机的南阳康远机器总厂厂长、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光斌

和南阳市玉器厂厂长、中国宝石协会理事吴元全的帮助。企业家与文艺家的这种胶合有点意思。应当谢谢这位热心胶合的徐厂长，还应当谢谢这位慧眼识宝的吴厂长。

1993年11月4日

## 目 录

序.....南 丁 ( 1 )

铁匠下乡..... ( 1 )

接闺女..... ( 16 )

两相宜..... ( 27 )

挑对象..... ( 33 )

夺算盘..... ( 44 )

女货郎..... ( 52 )

沸腾的山村..... ( 61 )

喜开箱..... ( 69 )

太行锤声..... ( 80 )

村长请客..... ( 86 )

双娶亲..... ( 96 )

喜来理发..... ( 103 )

请厨师..... ( 109 )

|              |         |
|--------------|---------|
| 陈老倔抢财神.....  | ( 118 ) |
| 老民兵新传.....   | ( 128 ) |
| 二妮烫发.....    | ( 136 ) |
| 老来福包戏.....   | ( 143 ) |
| 王铁嘴卖针.....   | ( 149 ) |
| 三姑娘点嫁妆.....  | ( 160 ) |
| 八方来客会南阳..... | ( 167 ) |
| 兰建堂及其曲艺创作    |         |
| .....周同宾     | ( 173 ) |
| 后 记.....     | ( 187 ) |

## 铁匠下乡

白河流水哗哗响，  
河岸上有个张家庄。  
张家庄有个铁匠铺，  
小铺子大名鼎鼎传四方。  
铺子里有位老师傅，  
名字就叫张振仓。  
今年五十单三岁，  
生就的虎背熊腰体格强。  
一张宽脸黑又亮，  
黑茬茬胡子硬又长。  
两道浓眉黑又重，  
一对大眼直闪光。

五指分开粗又壮，  
胳膊一伸硬棒棒。  
解放前少房无地日子苦，  
自幼抡锤学铁匠。  
炉旁春秋四十整，  
练就的手艺最精良。  
无论是镬头铁锨粪耙子  
样样货色都在行。  
尤其是铡刀打得好，  
外人送号“铡刀张”。  
近几年农业生产形势好，  
老人家更是出力量。  
这一天鸡叫三遍天刚亮，  
张师傅披衣下了床。  
摆弄家具生着火，  
急忙转身叫小王。  
小王他今年十九岁，  
是去年中学毕业转回乡。  
在铺里跟着老张当学徒，  
名字就叫王小强。  
才上来虽然有点爱面子，  
论学习可有一颗热心肠。  
今早上正睡眠忽听师傅叫，  
忙起床揉揉眼睛进了房。  
拉起风箱呼呼响，  
熊熊的火苗闪蓝光。

老师傅拿起钳子抡起锤，

叮咣叮咣叮叮咣……

先打一个老虎钹，

后接洋镐用锤夯。

做了一件又一件，

老师傅打着打着开了腔：

“小王啊，这几件家具赶造好，  
咱吃罢早饭就下乡。”

“咱们下乡干啥呀？”

小王他，搔搔头皮问老张。

老张说：“一来下乡为送货，  
捎带修理多便当。

二来为，今后工作要搞好，  
深入群众听反映。”

小王一听撅了嘴，

心里不住暗思量：

老师傅真是多找事，

为啥今天去游乡？

要是见了老同学，

准定说短又道长，

中学生，学铁匠，

哎呀呀，叫我脸往哪里藏？

越想心里越别扭，

轻拉风箱慢开腔：

“师傅哇！反正咱卖的名牌  
货，

质量高来名字响。  
坐在屋里还不够卖，  
何必下乡当货郎。”  
老师傅一听呵呵笑：  
“小王啊！话儿不能这样讲。  
咱为的支援农业收成好，  
多受点劳累也应当。  
常言说，刀枪利了仗好打，  
好土才能打好墙。  
种地要没有好工具，  
怎能年年多打粮。  
如果整天闷在屋里干，  
你知道群众有啥要求来啥反映？  
时间一长慢慢晕头转了向，  
准给生产上造损伤。  
你年纪轻轻要正干，  
可不能有这坏思想。”  
小王一听红了脸，  
心里想：师傅说话理正当。  
再说他有个怪脾气，  
说怎样来就怎样。  
哎，反正这也不算啥丢人，  
吃罢饭咱们就下乡。  
想着想着来了劲儿，  
憋住气，不吭声，举起铁锤只  
管夯。

师徒俩吃过早饭动身走，  
大老张急忙搬出百宝箱。  
应用家伙都备齐，  
新打的工具里边装。  
笑嘻嘻挑起担子头前走，  
小徒弟扛着铁锤紧跟上。  
二月里云淡风轻天气爽，  
太阳高照暖洋洋。  
青青的麦苗嫩又旺，  
迎面微风送清香。  
大道上车水马龙人来往，  
“噼啪啪”响鞭震山岗。  
是哪里一群姑娘把歌唱，  
唱的是年年丰收有希望。  
穿过五里张家店，  
又到十里赵家庄。  
师徒正在往前走，  
忽听前边闹嚷嚷。  
下了土岭仔细看，  
闪出来人儿一大帮。  
也有老来也有少，  
还有那十七、八岁的大姑  
娘。  
抬的抬来担的担，  
忙忙碌碌挖泥塘。  
人群里突然有人喊，

“呀！张师傅今天下了乡。”  
大老张顺着声音仔细看，  
俩嘴片笑得合不上：  
“刘队长，好忙呀，  
俺特意送货到村庄。”  
众社员一见老铁匠，  
拉着他亲亲热热叙家常。  
队长说：“你老来得真凑巧，  
正想找您把忙帮。  
工具使坏好几把，  
没人修理正惆怅。”  
老张就说：“这容易，  
咱马上叫它换新装。”  
队长说：“村旁野外咋修  
理？”  
老张说：“俺随身带着小工  
厂。  
随坏随修随时用，  
小王啊，快生起火来动刀枪。  
坏的拿来俺修理，  
这新的使使看看怎么样？  
有啥意见尽管提，  
回去坚决要改良。”  
张师傅说着说着把箱子掀，  
好家伙，铁器落地呛唧唧。  
众人一见围上去，

熙熙攘攘乱开腔。

这个说：“张师傅办事真周到，  
亲自把货送门上。”

那个说：“这家伙做的就是  
好，

结实好看又大方。”

众人赞扬不绝口，

从那边过来个老头开了腔：

“张师傅不光手艺好，

工作态度更是强。

三年前咱队的铡刀碰了口，

我为修理跑到张家庄。

张师傅听说急用不怠慢，

连夜把铡刀修停当。

忙得他浑身衣服汗湿透，

忙得他不顾休息忘喝汤。

这事已有三年整，

到如今看铡刀还是明晃晃，

用起来还比新的强。

你问问方圆几十里，

谁不知张家庄的‘铡刀  
张’。”

这老头说得正有劲，

走过来姑娘王玉芳。

手里拿个三齿耙，

边走边说边嘟囔：